



◎ 胡 茜

体育的精神是什么？

◎ 南 妮

《苏丹》与《摔跤吧，爸爸》一样，是印度体育片，不是说，因为它也拍摔跤的故事，让人觉得有题材重复的麻烦；不是说，励志的套路已经全无新意，这部影片是走到励志的狭路、逆路上去了，违背基本的生命科学，也违背了体育比赛的精神本质。

小镇的大龄青年苏丹为抱得美人归，誓做出人头地的摔跤英雄，三个月练成了印度一个联邦冠军；再练一年多，又拿下奥运冠军。艺术想象，超常发挥，“这个可以有。”四年之后，因为自大骄傲而失去爱妻的苏丹，为重新赢得妻子的爱，以臃肿发福的身材高强度训练，6个月后，参加综合格斗比赛。

他的教练称他“疯子”。爱命的人玩不过不要命的人。“这个也可以有”但是，接下去的重大反转是耸人听闻的。苏丹被强硬对手踩断了肋骨。冒着剧痛打了平手下台，住进医院治疗，医生告知再也不能参加比赛了，否则有生命危险。最后一战是夺冠之战，正常人如何与一位伤者比？还能比吗？这是不是有违体育的精神？

断了的肋骨，如果刺入肺部，引起出血与气胸，会危及生命。忍痛走路，或许能坚持一阵子，但是持续发力，击溃本来就强大的对手，这要神迹或者嗑药。

如此的冠亚之战不但虚假而且毫无美感可言。更要命的是，对方拿捏住了苏丹的软肋，一下下死命攻击其断肋部位。这几乎是流氓的行径了。如果我是现场观众，会拂袖而去，拒绝观赛。

“更快更高更强”自然是体育竞技的目的所在。但胜要胜得明明白白，规则性原则性同样是竞技体育所讲究的。2015年12月8日讯，据英国《每日邮报》12月17日报道，在西班牙坎塔布里亚举行的自行车赛上，参赛选手伊斯梅尔·埃斯特班在接近终点的时候轮胎被刺破，但他并未放弃比赛，而是扛着赛车冲向终点。为了对其表示敬意，他后面的参赛选手放慢了速度，放弃超越他。好样的选手！他如果因为利用了别人的倒霉而获得冠军，他会不以为荣反以为耻。这才是感人的、超越了现实

功利的体育精神——有道德，讲人性，重友爱，淡输赢，公平竞赛。人的体格美加上境界美才是美的极致。体育不仅仅是体力游戏，应该是精神的有机体现：勇敢、坚毅，还有担当。

奥运会的镜头里，是什么最令我们感动？面对国旗的庄重与自豪，输家对赢家的诚挚祝贺，以及本能地去搀扶、关怀一个受伤的对手……体育，人的肢体最有力量最美也最创奇迹的事业，风度与胸怀当然要紧。所有人们崇拜的体育明星，看的是他的技艺，看的更是他的风度与胸怀。否则，那些你死我活的力拼与角逐，我们去看大象狮子或者老虎豹子的好了。

体育精神当然包括了人文精神。输与赢，真那么重要吗？如果它残害生命、手段肮脏，那么它激发起的，只是看客的冷血与人性的卑劣。输与赢的对垒与夸张，也是因了商业资本的过度入侵。苏丹拼死一搏，为红颜，也为赞助商。经济利益摆满桌面，也是脱离了体育真正的精神。

《斯巴达克斯》的时代，斯巴达克斯的角斗士舞台，奴隶对刺奴隶，胜了的那一个，可以恢复自由身。死的杠杆是活人的自由，饶是这样，斯巴达克斯也没有刺死对手。摔角手的杠杆是什么？几十万美金？还是高压锅享誉全印度？猛踢对方的伤体，与人无异。现代的印度低级于古代的罗马。

体育片，人性故事、人性测量的一个重要视角，我们要好好研究它。狭隘与套路如今充满了屏幕。



因为看见了太多熟悉的名字：吴贻弓、江平、何赛飞、佟瑞欣等等，于是就有了去瞄一眼的念头。虽然多年不曾联系，但是心依然相通。从当年《濠河边上的女人》到今天的《那些女人》，我想，江平一定是意犹未尽，才又请出了他的恩师吴贻弓做指导，又燃了一把火。

果然，《那些女人》就像是深藏窖中的陈年老酒，越品越有味道，越看越让人激情涌动。扮演那些女人的，都是影视圈里的老戏骨。单是年逾九十的老艺术家就有好几位。

我的朋友何赛飞扮演的水芹娘是一个爱憎分明，不肯向命运低头的女人。赛飞演出了她的泼辣、好胜、善良、果敢和偏执。她可以为了掩护一个素不相识的路人，毫不犹豫地割破自己的手指，但却容不下一个和她一样命运多舛的烟花女惠姑娘。一张刀子嘴，可谓句句戳心。不过我倒是从心底里敬佩着殷桃扮演的这个惠姑娘，虽沦落风尘，却心存大爱。为了不让同胞受辱，她一次又一次地用自己的身子阻挡着侵略者肮脏的手，即便被人误会，依然以德报怨。还有周冬雨扮演的汉奸媳妇小玉，虽然弱小，却明辨是非。郑毓芝扮演的保家老太太，是一个新加出来的人物，这个人物的出现，让原先的故事更加丰满。尤其是老太太的临危不惧，从容自尽的那一刻，我感受到了书香门第、大户人家的气骨和尊严。

那些不同家庭、不同阶层、不同经历的女人，原本也许不会有太多的交集，但是当日本人杀害了五个疑似共产党，并残忍地把他们的尸身挂在城门上的时候，她们走到了一起。为了给亡夫收尸，水芹娘第一个挺身而出，紧接着，张家大小姐、铜匠夫妇、烧饼小哥、保家老太太、惠姑娘、开水西施、老货郎、南货行的老板娘、绍兴会馆的江家嬢嬢，捡破烂的阿婆，还有小玉，几乎所有生活在濠江边上的老百姓都来了，他们无视荷枪实弹的鬼子，无视架在眼前，随时可以开火的机枪，昂首前行。大有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的悲壮。还有什么比死士更令人震慑的呢？从水芹娘的眼神中，我看到了杀夫之仇；从保家老太太的神态中，我见到了绝后之痛；从张家大小姐的表情里，我感受了数不清的国仇和家恨。这阵势，就连嚣张跋扈的日本兵也畏惧了。

后来，还是这群人，又做出了一件让人更加震撼的事情，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，他们用火把点燃了濠河边长达二百余里的竹篱笆，硬是在日寇的封锁线上，为苏北的新四军撕开了一道血口。但谁也不会想到这群人中，除了张家大小姐一个货真价实的共产党、新四军之外，其他人都是濠河边上的最普通的老百姓，是日本鬼子，把他们逼到了退无可退的境地。让他们勇敢地迎着敌人的炮火，没有畏惧，如同飞蛾扑火，凤凰涅槃。比起现在充斥于银幕和荧屏的后宫妃嫔、职场白领，我觉得“那些女人”更加鲜活、真实、可爱，直让人肃然起敬。

毫无疑问，《那些女人》是一部主旋律电影，但是真实、感人、深深打动了，所以就迫不及待地想为吴贻弓、为江平、为何赛飞、为佟瑞欣，为所有我熟悉的和不熟悉的剧组人员点个赞。或许电影也和戏剧一样，是需要经过反复打磨，才会成为精品的。

凤凰在烈焰中涅槃

《镰仓物语》：日本电影的“妖气”

◎ 金 涛

相信大多数中国人看《镰仓物语》，并非冲着黄泉追妻的故事，也不是为日剧群星而打卡，而是被“镰仓”二字吸引。8月份，为看小津安二郎的“无”字碑，笔者恰好探访这里，北镰仓的高坡上，小津隐没在墓家，面朝向大海，静眺着山脚下的“江之电”绿皮车，一列接一列，挂着铃铛，终日往返于过去和当下。站在半山腰，万籁寂静竟有些恍惚，正如堺雅人所言，这里确是个不可思议的地方。

镰仓，自古乃阴阳交地。这是一座溢出时间之外，探入历史深处却不失悠然的小城。伴随着暮鼓晨钟，湘南那条海岸线，从昭和到平成，承接历代日本人的物哀，串连起无数文艺迷的怀古。近的让人想起枝裕和，远的是夏目漱石和川端康成。一草一木，皆是物语。在是枝的镜头里，一羽蝴蝶会辨识故人；在川端的笔端，一纸千鹤都通晓情语，这恐怕就是传说中的“妖气”吧。

有人说，《镰仓物语》有点异类，毕竟不像常见的日式料理。“痴爱”与“相守”的内核，穿着《寻梦环游记》式的温情内衣，套上《哈利·波特》式的奇幻外皮，呈现《捉妖记》式的打怪套路。其实，拍摄过《永远的三丁目的夕阳》的导演山崎贵能接东京奥运开幕式的活，绝非简单。在我看来，近年复苏的日本真人版电影，走的是和我们

完全不同的路，故事大多改编自漫画，演员表演近似夸张，制作尽量采用实景，谨慎使用高科技，骨子里依然是不变的“东瀛风”，看日本人对传统的敬畏、对风土的依赖和对死亡的迷恋，你会对日本电影的异质有深刻的体验。

一重体验是原乡。《镰仓物语》的一开场便是丈夫带着新婚妻子返回童年住过的镰仓小镇，驾车一路驶过海街，隐喻着男人娶妻成人后，一定要回家的。镰仓是日本幕府的发源，武士道文化的摇篮，日本人的精神和气质与地理有密切关系，决定了日本文化的接地性，如镰户内晴美的京都，川端康成的雪国，文学之乡和现实之土始终相互映射和影响，犹如《灌篮高手》的“命运路口”，奇幻再天马行空，大都接着地气，即便是虚构的动漫，也有真实取景地。《镰仓物语》中的黄泉之国，山崎贵便参照了中国张家界武陵源和凤凰古城，可以虚构，但绝不戏说，是日本电影匠人的思维和态度。

二重体验是异境。《镰仓物语》的奇幻在于人、神、鬼和妖合一的大千世界。河童、狐妖、穷神、幽灵、魔物、天头鬼、猪头怪展示了日本文化中对各类怪谈的容纳。如果说《寻梦环游记》找寻的是失落的亲情之爱，那么《镰仓物语》就是矢志不渝地守护爱情。影片展现了5对夫妻的阴阳之

恋，这种“人鬼情未了”的爱，在日本素来不是传说，而是传统。日本神道自古信奉“这里是800万神灵居住的岛屿”，和“万物有灵”相对的是“生死无界”。通过人妖偕行，暗喻生命可以轮回；踏上黄泉列车，预示死亡并非终点。怪谈文化的实质是借助神鬼之体，反观人性善恶，通过阴阳相连，解构生和死的意义。

三重体验是逆相。日本动漫文化的奥秘在于逆生长。《千与千寻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孩子眼中的成人世界，《镰仓物语》则描绘了一个成人眼中的童话天堂。电影的人设基本沿续动漫，风格均为脸谱化，男主角一色实际是个长不大的“御宅男”，写作之余痴迷铁道模型收藏，为了忠于爱好，甚至怀疑婚姻；女主角公亚纪子则是傻白甜型的“美少女”，轻声细语，如同好猫咪咪。以小为美，处处皆见。所有的妖怪都是萌系，可爱、暖心和治愈。即便是最大的反派BOSS天头鬼，也值得同情，它的拼命不过是在充当爱的试金石。

日本电影的妖气，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成熟的童趣，记得木心谈日本文学时，曾经感慨：看日本，真是眼花缭乱，一目了然——或时而眼花缭乱，时而一目了然。《镰仓物语》拍得不算完美，却直指源头，十分通透。一副好看的皮囊下，藏着一个有趣的灵魂。